

四  
明  
叢  
書

張宗祥

春雨樓初刪稿目錄

清鄆 董秉純抑儒撰

卷一

碑記

卷二

序

卷三

序

卷四

書

卷五

贈序

卷六

疏引

卷七

志銘

卷八

狀傳

卷九

祭文

卷十

雜著

春雨樓初刪稿卷九

清鄭 董秉純抑儒撰

祭文

漢慈母墓祭文

二千年之孤冢尙枕城偏六十世之瓣香猶畱宗裔俯  
潭中之老淚能無永慕於春秋仰天際之祥烏詎但生  
哀於墟墓然而廟前老樹雖嗟風雨之摧猶幸壘上豐  
碑重看螭趺之續是用偕來雲耳同澆麥飯於清明庶  
幾格此馨香永錫瓜綿以佑啓

先四世伯祖給事公墓祭文

給事公之後其初嗣息最繁子之行三人孫之行八人  
曾之行二十五人可云盛矣二百年以來日就衰削至  
於今現丁不過五六人且貧甚烝嘗之典幾無過而問  
者乾隆二十年閒族祖燕及翁族父興國翁聞府君大  
墓在西郊之姚家菴相與訪之則當日白楊松柏之區  
今變爲荒邱曠野遂召得墓畔農人給貲令闢爲水田  
每年頗獲微息興國翁掌之略具祭墓之禮至乾隆三  
十年田告成熟燕翁從而量度之得二畝八分每歲可

收租五百斤於是議附之值三世祖大祀者命純追述始末且酌爲永久之計嗚呼痛庭堅之忽諸幸若教之弗餒此一役也庶幾培植根本之一班乎儻日後本支復振則七鬯之主自當更定而今日之成規則燕興二翁之勞不可沒也旣爲定其祀典乃作大招之詞曰

惟伯祖之名德兮宜保世而滋大胡天道之難言兮越七傳而枝葉浸害大廈爲墟兮寢邱之田安在若教幾餒兮烝與嘗其誰賴猶幸遺澤之未盡兮尙餘隙地之可耕維乾隆之乙亥兮族之賢者相與荒作而經營迄

夫乙酉兮遂克偕族屬而薦粢盛撫埏道而懷雨露兮  
不禁恍惕而咷嘵尙享

先五世伯祖松泉公墓祭文

節近清明禮崇拜掃惟府君實本支之胄子胡今日忽  
不祀夫庭堅是用分太祖之粢盛聊以繼大宗之籩豆  
頒燔飲福固曩昔所親承異派同源庶神靈之來格

秉琦秉璡秉坤澄川諸弟姪同入泮祭先朝議公

文

源遠流長五世之澤惟一派本深末茂繁衍之實已盈

升蓋名德之後有達人雖極盛之下無難繼恭惟我祖  
厚德傳家大啓虹橋世宇孤忠報國早參瓜里戎行惟  
允迪於當躬宜克昌乎厥後黃封疊贈已看綬綰白鶻  
烏巷遙傳仍喜堂棲紫燕乃者嗣孫某某等芹香各採  
悉占初三連茹之征泮水乍游並看左右兩喈之造雖  
長竿初進僅發軔之有基而活水所來豈溯源之無自  
是用虔集孫枝告諸家廟敬陳戲綵薦我先靈又況贒  
榜初傳之會適近妣祖大去之辰雖感時追遠不勝忧  
惕惟厲之情而列豆陳籩卻好祝祭於祊之節忻慊兼

至敬延一百載之瓣香悲喜相承敢告五六傳之世澤  
尙享

先考八十誕辰祭文

嗚呼十年前度慶椿萱並茂於堂前今日一觴悲願復  
都歸於天上雖事生事死原無存沒之分而之死之生  
莫救智仁之失旅陳薄奠徒增大耋之嗟瞻仰遺容敢  
易終身之慕嗚呼所猶幸者自馬鬣初封僉云得吉已  
而窮途果返大兄歸自閩中短翮齊飛餽口初能添丁再告門  
戶之凋殘漸振所可惜者從燕雲聞訃旋謝選人後此

作客三年杜門西載舌耕不輟巷遇終睽積善之食報  
何遲神之格兮伏維鑒照謹告

先考九十誕辰祭文

今歲歲行在丁於先考揆降之辰爲九十度矣男等不孝不能俾先考臻耄齡而養之於生又各遠遊不克詣影堂捧一觴而祭之於沒茲秉純方遺孫懋潤歸自粵西行李已戒旋奉管廠之檄不獲終發僅令長隨某馳奉釋奠之資薦於牖下嗚呼子欲養而親不在長懷風木之悲昔不足而今有餘彌切瀧岡之痛又況攝行薄

祭終迴萬里之舟車主鬯曾孫纔脫三年之襁褓祇覺  
情何能極敢云禮在於斯哀哉尙享

監南丹廠務祭寶王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剛蠶柔毛之奠致祭於寶王廟  
尊神之座前曰淮某奉上憲檄委管理南丹廠課務下  
車伊始於一切情形利弊俱未能得其詳惟聞十餘年  
來礦砂衰薄致商戶貧乏課稅短縮某聞至治之世天  
不愛其道地不愛其寶人不愛其力方今聖天子在上  
四序順成萬方樂利宜乎茲山之寶日興而未有遏抑

而遽虞其衰者豈地之有所珍護吝惜而不欲其輕出歟亦或司其事者貪淫暴虐干天之怒竭人之力其始則官恣其奢淫而商賈效其尤未有以節財之流而財易匱其後財既耗竭則官逞其暴征而商賈怨商賈肆其苛刻而工匠怨上下交相賊害以至怨讐煩興偷僞滋甚於是天愆其雨暘人斲其筋力而地寶之有若同護愛惜而不肯輕於發洩也固其所已不然曷爲乎宜盛而轉至於衰有如此哉今某莅此土膺此任將與商民更始官則請謹身節用而毋貪暴於商商則勿利己

損人而敢刻薄於工前此橫暴怨苦之聲悉化爲和風  
甘雨以庶幾天心之降鑒人心之踴躍因以復茲山之  
元氣致寶藏之勃興今方發軔之初先以矢之吾神神  
其赫然昭臨俾官與商凜然不復萌舊染之習而神因  
得沛施其不愛寶之嘉祥以協朝廷之至治將益豐報  
德之祭享不亦神人共慶也哉謹告

五月十三大廠祭關帝文

時寓於廟中

具官某謹以剛蠶柔毛之奠致祭於勅諡忠義關帝之  
神座前曰恭惟帝德如天之無弗覆也如地之無弗載

也如日月之無弗照臨也如雷霆雨露之無弗震疊而  
霑濡也固宜四海八方之內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無弗  
禱祠祭祀稽顙恐後也況乎某之司茲廠廄中敬奉之  
祠其實主其祭也況乎某之來茲廠帝所陟降之地某  
實寓於庭也又況乎月之今日固帝生崧誕嶽之辰也  
惟是萎萎之儀未足備享帝之典也區區之誠未足殫  
來格之感也又何敢作非分之想祈神之降祥而降福  
也雖然將以此萎萎區區者祈福於藐躬所不敢也而  
自某履此一月以來礦不旺課不盈國帑不足有可虞

也商人以無砂告爐戶以無火告市人以無米告耕夫以無雨告此四無者皆民情之大可見者也毋亦帝之所惶然而惻然者也儻亦監之而少有補助也是某之所默以自維也非某之敢妄以有請也謹告

署天河縣祭門神文

維乾隆三十九年甲午十月十日庚寅署天河縣知縣董某謹以牲醴之奠敢昭告於神荼鬱壘之神前曰惟某奉上憲檄委理茲縣篆今當始蒞之時用修祀門之典惟爾神明尙其鑒察儻或出入是門而至淫刑酷法

之貽害吾民神應誅殛若旣進退有度而幸撫字催科  
之不愆吾職神亦賚臨謹告

告城隍神文

茲者某奉上憲檄委來莅茲土與神分理陰陽之職儻  
其風雨不時旱潦無節瘴癘滋興蟲特交作以至民不  
聊生盜賊竊發惟神是問若乃屯民之膏剝民之膚科  
斂吾民於常格之外殘害吾民於鍛鍊之中以至上干  
天怒下召民怨神亦惟吾是責今當莅任之始未恭吾  
職先謁爾神謹齋宿於神宮神其鑒觀而保佑之